



新疆
地理

刀郎之梦

于文胜 邢刚 主编
赵力 编

——喀什散记(2)

天山 塔里木

喀纳斯阿尔泰

魔鬼城 吐鲁番

喀什 巴音布鲁克

哈密 克拉玛依

火焰山 帕米尔

罗布泊 额尔齐斯河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喀什噶尔斗羊

——刘学杰

我从电视和书本里迷恋过斗牛，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格斗场面啊！

话到此处，读者以为我搞错了，文章题目明明写着“斗羊”，怎么扯到“牛”身上去了？

诸君莫急，大伙儿不是嘴边常挂着斗羊如何，斗羊如何吗？今儿个咱先唠唠斗牛，回头说说斗羊，你就知道笔者的用意了。

我每看斗牛，心里总“扑通扑通”地捏一把汗，牛浑身的蛮劲，冲劲，狠劲挥洒无遗，技高胆大的斗牛士在狂牛面前显得单薄乏力。牛的一个狂颠，一个腾跃，一个旋身，一个猛扑，均会把斗牛士或挑翻，或踩残，或撞死。这般不可一世，弱小之人能奈它几何？但有思维功能的人，身怀“降牛”绝技的人，总比野性有余灵性差矣的牲畜要胜几筹。强不强，不在场面的显赫，而在骨髓里头。果然，在斗牛士苦心算计过的套路里，瞅准牛的一个破绽，便手脚利索地将“牛魔王”深陷于窠臼。

斗牛场上，观众以山呼海啸般的激情掀起一浪又一浪狂潮。疯颠的人们热衷于品咂兽性的渲泄，更为人兽超水平的精彩表演所惊所叹所撼。

刀郎之梦
——喀什散记②



新疆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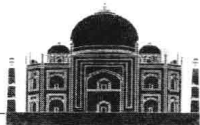
斗羊场面则平静的多。

斗羊在中国是一种稀罕的古拙的民间娱乐活动，惟在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噶尔常见，其它地方连斗羊两个字也许是头一回听说呢。

斗羊在任何季节，任何场地都可进行，不像斗牛那样奢华，排场，讲究。在田垌地头，在麦场村口，在荒滩戈壁，即可摆开角斗场，人们围而观之。斗牛是人和牛斗，而斗羊是在两只羊之间进行。两羊在各自主人的牵引下登场，各站一端，相向对峙，场中央一位裁判不停地吆此喝彼，制造“战前”氛围，促使斗羊快快拿好进攻架式。两位主人抓紧时间向自己的“战将”喁喁私语一番，便退后几步。

只见，裁判将高扬的手劈下，呼喊一声：“开始！”两只羊似箭脱弦猛冲过去，不偏不歪，“咚！”两只羊头相撞，复退原地，再向前冲，“咚！”羊头又相撞。如双方势均力敌，相撞七八次才能分出高下；如力量悬殊，一两个回合，便见胜负。弱者掉头逃回场边，浑身不停地哆嗦，这等于挂起了“休战牌”，任凭主人厉声喝斥推搡，也畏惧不前。它掂出了对手的分量，立马打退堂鼓，是聪明的选择。它的主人强它所难，逼它再斗，就缺乏自知之明了。也是，主人脸上挂不住了，怎不急呢。

败羊羞涩不已，恹恹地躲在主人身后，一声不吭。主人不但不以白面饕赏赐，什么“话”也不跟它说，什么安慰的动作也不做，任凭它自个心里“翻江倒海”般地悔过自责。



那只大获全胜的羊，四蹄不停地走动，又是昂头“咩咩”，又是将身子紧靠主人，一副胜者为王的气概。主人连忙将备好的白面馕掰成几块喂在羊嘴里，以示犒劳。这就是最高奖赏。胜羊知足，朝主人几声“咩咩”，算是感谢。

斗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乏味，既不惊心也不动魄，和斗牛场面比，仿如白水一杯。

可斗羊为何招人喜爱，常斗不衰，观者日众呢？

我以为喀什噶尔人如此迷恋斗羊，看重的是羊的一反常态。羊天性温顺，常被人随意宰割，争强好胜呀，炫耀力量呀，出人头地呀，均和羊不搭界。斗羊却反其道而行之，敢于叫阵，勇于拼杀，这怎能不引发人们的猎奇心理，怎能不产生轰动效应呢。斗羊决不是羊的本意，而是它的主人的精明的筹计。羊不过是人们造就“斗戏”中的富有生命的活的道具而已。人们巧妙地用羊的非理性铺排了一种不算好看但又不忍割舍的戏。

大漠人生疏于哲学，但懂得有些事情反着去做就会出彩，如用时下词语“二律背反”、“头足倒置”、“逆向思维”、“另类”、“非常”去“摆谱”，定有好景看。两个楞头小伙的打架斗殴同两个靓女之间的掐抓撕扯，哪个惹人？哪个稀罕？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两条狗相咬和两只羊格斗哪个好看？前者顺乎狗性，无甚怪异，后者违反羊性，确是罕见。人们自然是钟情于斗羊了。因为狗咬狗——常见，羊斗羊——寡闻，寡闻者，乃新



新疆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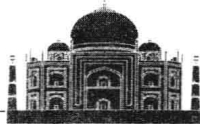
鲜也。人们对非理性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有的“情恋”。

赋予斗羊以“非常”之举,是人的聪明,也是人“好斗”的一个缩影。羊斗实为人斗,从头到尾,无不是人的精心安排,说白了,是人与人的较量。维吾尔人天性习好炫耀,斗羊成了又一个炫耀的天地,尽可以在羊身上做够文章,获得自己想获得的那份光彩。只要围观者向他伸出拇指,夸上一句“诺奇!”(好汉)他就满足了。胜利者是羊,接受鲜花的却是羊的主人。



主人荣获赞誉并非白得,自有历史酿就的铺垫。如闲暇时的摔跤,饭后的折羊骨,隆冬的打雪仗,古尔邦节的萨玛舞。凡在力量的角逐、荣耀的显示方面,维吾尔人不会错过机缘,也不会拱手相让,必决出个谁“诺奇”来。斗羊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内容。我们再到斗羊现场看看吧。

在塔克拉玛干西缘的麦盖提县央塔克乡村口。斗羊的双方主人私下商定,输一局赔两个甜瓜,然后由“必迪克”(即经纪人)去村里吆喝(实为广告宣传)。人们闻斗羊而来,蹒跚的老人来了,好奇的巴郎来了,筋骨壮的男人们来了,穿彩云般衣裙的女人们来了,自觉地很有经验地围成了一个合格的斗羊场。斗羊对他们来说,面熟能详,有的已看过上百次,但他们仍照看不误。大漠人生活贫乏,不看看斗羊,不见见凑热闹的人们,不听听大伙儿带来的各色信息,孤守在泥巴屋有啥意思。而无人或少人观看的斗羊比赛几乎是不存在



的,羊一旦发现场面冷清,精气便减了大半,不会白白地去撞头的。

此时,斗羊的四周已密密匝匝地围满了人。两只羊用那细小的眼睛扫巡了全场,算是放心了。

主人为了让羊领悟他的玄机,用手势、用暗语、用形体动作,甚至用眼神将心爱的“战羊”训练过上千次,演示过上千次。羊对主人的意思确能心中有数,会去认真执行的。

格斗开始了。

“呼呼呼,呼呼呼!”(上上上,上上上)这边主人摆手喊叫;

“嘞嘞嘞,嘞嘞嘞!”(不怕,不怕)那边主人迭声叫喊;

“咚! …咚! …咚! …”两只羊头撞了三个回合,难分伯仲。

“吧,吧,吧! 吧,吧,吧!”双方主人都拍起了巴掌。啥意思?告诉羊,决战局开始了。

这边主人朝羊尾巴上一揉:(暗示:别怕,是你了!)

那边主人在羊头上摩挲了几下(暗示:胜了,给白面饕吃!)

主人与羊不停地交流着、鼓劲着,如同足球场上主教练向场上队员面授机宜,调整着最佳竞技状态。主人的手势,暗语和形体动作,只有羊懂,围观的人们一概不晓。这就对了,如果看客们得悉了底里,本来乏味的斗羊更如同嚼蜡。人们乐于到此地,主要还不是看



新疆地理

羊的两头相撞,而是欣赏它们的主子的作为。

两只羊头相撞,因是人为的设计,循规蹈矩中透着呆板,古朴中溢动的是苍浑。看过之后,我对生性懦弱的羊被强行拉上“战车”生出几许不平和同情。人们硬是用人性改造羊性,让它由温顺变为好斗,由弱者变为强者。这种虚伪的强者之貌,真是给羊出了一道难题,仿如让虬须似锥的猛张飞去演一代佳丽貂蝉。可怜的羊啊,真难为你了。你若这样,就不如斗鸡率真了。



喀什噶尔乡间盛行的斗鸡,叫人观来颇为酣畅。两只大花公鸡,或为争夺“恋人”,或欲确立“鸡王”之位,惟一有效的手段即是用武力争得,这完全是雄鸡天性的大展示,根本不用人教唆编排。披一身花格棱顶羽毛的雄鸡,高扬着大红鸡冠,卖弄着五彩丰羽,嘴巴“咯咯咯”地叫个不停,似在给对手一个威慑。两只雄鸡一交手,便杀机毕露,这个挪步腾跃,那个纵身扑闪,这个怒气冲冠,那个羽毛倒立,霎时,土尘迷蒙,人声沸沸。一个喙如尖刀,连续啄刺,一个体力渐渐不支,疲于躲闪。占上风的雄鸡如同世界重量级拳王泰森的铁拳生风,越发汪洋恣肆地任由出击了。对手的大红鸡冠红得刺目,原来是汨汨流淌的鲜血,将鸡头涂染得血淋糊拉,仍在扑扇着双翅,艰难地防守。最终它的双眼被血汁糊住,不得已收住翅膀,败下阵来。

小小雄鸡斗得多狠,多真,斗羊在它面前,如大姑娘绣花般地“雅致”了。人们喜欢观赏斗羊,则又不满



意斗羊。看不到败羊的痛苦之状,看不到败羊的血流满身,看不到败羊的匍然倒地,这怎能配挂那个“斗”字呢。难怪斗羊场的平和局面和人为的做作,常令围观者噓声四起。说尖刻点,两只羊头相撞,不过是痛苦加僵硬的接吻罢了。

话又说回来,让羊去仿惊心动魄的格斗,无异让牛去玩弄温柔有加的花拳绣腿,让鸡去演练笨态可掬的头部撞击,都会事与愿违,留下荒唐的笑柄。牛就是牛,羊就是羊,鸡就是鸡,各有其性,各有其长,不可越性模仿。常言道:风马牛不相及,而牛鸡羊相及吗?

这么说来,人教羊格斗,是人的不对了?不,人不但无过,且功劳大焉。羊虽未达到“货真价实”的“斗”的水准,但至少有两点称道。一则可部分改变羊的一贯懦弱形象。人们通过斗羊,心里会泛起异样感觉,咦?原来这家伙也不是任人欺凌,逆来顺受的“草包”,它也会冲,会撞,会斗,会争高下呢。没有人的调教,没有人的呵护和支持,羊能有这些胆量?看来,牲畜的性格不是不可改变的,斗羊即是明证。二则斗羊可丰富极西之地维吾尔人的文化生活,此域偏僻旷远,人们成天伴着戈壁、胡杨、枯燥、寂寞,怎么化解如许悲凉?自个儿找乐呗!

脑子灵光的先人们,便就地取“材”,打起羊的主意(农村户户都有羊)。这一来,便有了上千年的斗羊史。斗羊太简便易行了,随时随地可摆开“战场”格斗。这一斗,你乐,我乐,他乐,家家乐,连一向老实巴交的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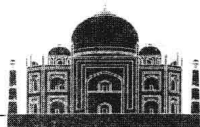
类也觉得会了一副“拳脚”，身价倍增而偷偷乐呢。我算明白了，大漠人孕育出斗羊这个民间娱乐品牌，不是空穴来风，是困厄的生存环境所逼，才有了它的生生不息。

如此看来，两只羊头相撞的非理性又在情理之中。你说呢？



新
疆
地
理





独步喀什

——徐 梅

在正午的记忆里,我知道生命的秋天,如何沿苍茫铺展。

——题记

—

十多年前我和喀什有了某种联系。我始终不知道在此居住、滞留是不是一件幸运的事,但我知道我生命中炽烈而内在的东西均在此铺展蔓延开。我在此重新诞生、领受、呼喊,且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反观这座城市。

喀什是一个很有历史感、地方感,很有时代感的城市,也是一座既很诗歌也很散文化的城市。在落日孤烟、驼队马帮、行商坐贾消失殆尽的时候,在墨客武夫、兵燹战火、腥风苦雨荡然无存的时候,我才能够透过那些烟云和面孔看进去,领受喀什过去、现在、将来的青铜般的光。

它又是一座阳光充足的城市。一年难得有雨水驻足,阳光的庆典在此无边无际地铺开,那些屋舍楼厦、

刀郎之梦

喀什散记 ②



林子车水,在强烈的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斑。眯着眼的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什么时候都有人,没完没了的人,无所不在的人。这是个不知疲倦的城市,只要有光亮醒着,它就在躁动中。它也因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磁力和张力使个人的能量欲想能突破极限的地方。

喀什总那么容易让我想起夏天的正午。在那些时光里,我试着用心中的经纬坐标这座城市,用现代笔法触摸这座城市的肌肤骨血,用久远的凝视关注它与我的因果关系,而它给我的回应总是出乎意料。



新

疆

地

理

二

这城市的建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喀什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使它的建筑也烙上了多元的文化交流的印记。受欧洲古典建筑风格影响,多采用高台基、柱廊、厚重椽口等三段式处理手法的公用建筑已为数不多,其典范之作——五一剧场也已拆除。具有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原苏联驻喀什领事馆(现为色满宾馆),具有英式建筑特点的原印度、巴基斯坦驻喀领事馆(现为其尼瓦克宾馆)和英国医院(现汽车配件公司、水利厅勘测二处),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局促地混迹于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之中。

最一目了然的是绚丽多彩的维吾尔建筑群。我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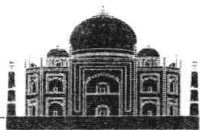


想渗透维吾尔建筑艺术和世界一些重要艺术流派的渊源关系。希腊的艺术,受希腊艺术的影响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印度早期犍陀罗艺术,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克什米尔、尼泊尔艺术及中亚各国的艺术,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迁移而渗透到西域及周边地区的伊朗、印度艺术,它们对古代西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哪儿可以找到印迹?拱顶?椽口?彩绘?木雕?伊斯兰教奋争了几个世纪在印度扎根滋长之后,对建筑、绘画具有高度热情的蒙兀尔王朝又使波斯艺术渐进印度并逐渐东进,有多少影响到西域的艺术?作为欧亚大陆丝路贸易的集散地与中转站,作为中西文化的荟萃交融之地,喀什的维吾尔建筑中,哪些汲取了中原建筑的精华,哪些引进了中西亚与伊斯兰建筑的韵味?哪些保留着自身的特点?珠连胎结于何时?想从某一处直接找到线索来印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融合后的维吾尔建筑艺术别具一格,匠心独运。比如说艾提尕尔清真寺,它的古朴典雅的门楼,高高隆起的白色拱顶,纤巧精秀的尖塔,高低错落的椽部……无论哪一处的造型、线条、色彩都体现了维吾尔人对建筑艺术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体现出他们的色彩对比协调原则和明暗处理的手法。它不像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罗马的西斯庭礼拜堂、英国的威斯敏斯教堂给人一种高邈、难以亲近的感觉,而是响应了一种很世俗的很热烈的牵绊,使你情不自禁地在这些华丽古雅的线条色彩中,在一种端庄大方的情致里,交出自



己。再如阿帕·霍加墓(香妃墓)、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等陵园建筑物,它们的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的布局、丰富的层次,它们的古朴、典雅、流畅、和谐、精雕细镂的墙面,它们的形式、图案迥异的木格棂窗,无不令人回味。

想从装饰性很强的木雕与彩绘中找到历史或宗教的线索与信息,想要通过这些热烈而神秘的建筑与自己与生命进行一番通透彻底的观顾与询问,都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仍为这些建设群中装饰艺术的精美而怦然心动。缀满清真寺的藻井、梁枋的彩绘,多取材于植物的枝蔓、花、果实,构图复杂,色泽斑斓。我一直以为建筑的形体和色彩是对不同时期辉煌的历史、文化的浓缩和演化,它带有历史、宗教信仰、文化的叠加而产生的厚重感和无限性。它记录着时光的流程,演绎出世事的变迁,透露出时代的气息。而在这些彩绘雕饰面前我却哑然了。我说不清它们,连绵不绝的花草图案,涌动的色块。或许这来自维吾尔人对生命高昂的热情,对生活 and 理想的追求。特定时代、地域的文化和内在的精神气质,特定的理想情操就凝固在艳丽绚烂的色彩里。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衣、帽、毯及各种饰物的色彩纹样,它们那么大胆、泼辣,直逼眼帘,令人无法逃避。我经历了特殊的等待,在喀什特殊的时空遭遇这些色彩图式。它们在凝固之中喷薄而去,在喷薄之中凝固音乐的闪电。它们释放着超越生命的独特语言,它们纯粹就是激情。在默默的对视中,我觉得自己和



这些绚丽夺人的色彩纹样已丧失了本质的区别。我就是一种色彩,就是一种喷涌的激情。这五光十色和单调枯燥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比照出喀什人艺术气度与品味,也正是这时时迸发出生命活力与张力的特殊气质的人,广泛地吸纳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色彩图式,并极富创造力地扩展成为惊悸你的眼眸震撼你的内心的红、黄、绿、蓝、紫。热烈激切的音乐就在这浓烈的色彩、奇妙的线条中涌动。

我一直很惊异于维吾尔人的砖饰艺术。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民居,都可随处看到由坚硬的砖石修砌而成的或立体或平面的漂亮的几何图案,它们在门壁、椽口处闪耀着,流露出一种安祥富足的感觉。阳光温暖而轻松地在墙面上协调着,圆舞曲着。这儿处处流动着生命的印迹、智慧的光辉和生活的节奏、层次。

我的阅读和理解粗浅了些,但我知道这些建筑似乎能把自身所独特的地方都带进审美领域,能够把人们的精神感悟通过建筑程序手段固定化、视觉化。同样,你能够通过对不同建筑物群的审美体验来感受、触摸喀什人的精神世界,你能够在构图与色彩中读出它所赋予的象征意义。

建筑和人何其相似,受蚀的坍塌的残骸陷入历史深处,难觅踪迹,新鲜而富丽地凸现出来,在阳光、月华下形成一曲曲凝固的音乐,一如人的死亡与诞生。建筑被不断承袭与拓展,被不断赋予新的人类精神在创建与毁灭中往返。我自始至终相信:人类构建房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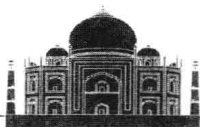


新疆地理

目的,除了它的世俗用途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其实在营造并抵达的天堂。这是人类整体的童话。这个童话蔓延了几千年,当然还得继续。

喀什到处充满了谜一样的事物。就说它的街巷吧,一般城市的街巷都像经过线墨量过似的,呈井字状分布,都规规矩矩地蜷缩着手脚,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喀什的街巷横七竖八,曲里拐弯,扑朔迷离,了无规律。你如果刚到喀什或缺乏空间感、方向感,走在其中就容易迷失——到处布满了相似的脸孔,到处布满了相似的事物,但跟先前的绝然不同。你前顾后盼,左冲右突,如闯迷宫,就像你必须经过的一个人,他脸上布满了你熟悉的气息,然而你绝不认识,每一条街都是你的老朋友,都像在跟你打招呼说:“嗨……”你如坠入云雾里,茫然不知所往,你干脆就一个劲地走下去,随街巷拐弯、穿插,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你终于从迷失中来到了你所寻找的街面上,这种寻找恰似“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有一阵我经常从喀什最古老的住宅区恰萨一带和城郊路过。城郊的屋舍院落,分布得既集中紧凑,又拉拉扯扯,随意而散漫。前者是针对其密度,后者是针对其范围。城郊的屋舍大多是干打垒的院落,土块垒起的敦实厚重低矮的房子,院子里鸡飞羊欢,狗吠驴叫。农户们在割麦、收稻时节,会把麦草、稻捆放在路上让过往的车辆碾压。于是路面上便铺排起一块块金色的干草堆,散发着令人感到亲切愉快的庄稼气息。除此



之外,你若想找到如康斯泰布尔笔下的风景那样的画面,那就得去真正的乡村。

老住宅区恰萨,则高墙林立,巷道盘错纵横,走进
去,就像走进迷宫。一条条铺满红砖的沿地势高低而
起伏的窄小巷道在你眼前延伸着,时不时钻出一群小
克孜和光腚的小巴郎。他们大多很脏,无疑都十分活
跃,脸上布满了新奇的、兴奋的表情。他们会长时间地
盯着你,像研究某个他们所熟悉的领域一样专注,令你
不自在;或者笑咪咪地看着你,跟你并排走一段,冷不
防冒出一句“你很漂亮”或“你的衣服很漂亮”,你还来
不及答话,他们就笑着跑开了,不知所踪,正如不知他
们从哪冒出来一样;或者悄无声息地跟在你后头,若即
若离,你一回首,空无一人,再往前走,又产生了那种被
跟踪的感觉,你干脆什么都不管,直往前走,这时背后
或后脑勺上会很不幸地突然遭遇几粒石子或土块或液
态的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还有的双眼外射着一种执
着兴奋的光,跟定了你,咋呼着,怎么也哄不散,而走着
走着,你又忽地发现周围空无一人——好像哪儿都是
他们的家,任何一个门洞都能把他们吸纳进去或吐出
来。这时你感觉像在梦游,太阳还明晃晃地在天上。

进得院子,看见许多人家都有廊柱,大多漆得鲜艳
明丽,以碧绿、赭红为主,也有的受年深日久的剥蚀而
显得有点陈旧、斑驳了。院子大多宽敞,几乎无一例外
地种些花木,有桑树、无花果树、杏树、葡萄、石榴,还种
有玫瑰、月季、仙人掌、鸡冠花、夹竹桃、天竺葵、绣球、



新疆地理



海棠红等,花红桑绿,香气沁人,这使庭院很温馨,充满了阳光的滋味,生活的滋味。好客的主人,会热情地请你品尝他家的果实。我好几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一家的桑椹结得诱煞人,我们闻香而去,叩开门扉,说明来意,主人立马搬来了梯子,我们就迷迷糊糊地一头蹿上缀满了桑椹的树,在结实粗壮、枝繁叶茂的树丛中找饱满丰润的桑椹痛痛快快地大嚼一通,吃得满嘴红紫甜腻,头脸、腹背也都留了下那种香甜的汁痕。我们还嫌不过瘾,他们就会找出干净单子或塑料布,叫几个孩子各牵一角,拿来长长的杆子在树上敲打起来。熟椹儿簌簌落下,心里也盈满了快乐。他们找来塑料袋装好给我们,我们说声“热合买提”,给三毛或不用给钱就乐不可支地走了。

不过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人们商品意识普遍增强,你再寻树而去,不先讲好价钱是断然吃不上桑椹的,更别说如饕餮大嚼一通了。熟桑椹被主人敲打下来装进容器里拿到路口去卖。买到的桑椹咋样也没树上的原汁原味、甜润可口——它已由纯粹的果实变成商品而且消蚀了人与人之间圆融和睦自然的关系。它更多地带有了时代色彩,金钱的气息;所以我就分外怀念那些恣意爬上蹿下大吃大嚼的日子,而那些日子已不再来。